

T1209.2/7901

ORIENTAL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FEB 3 1941

7



程子年譜十七日錄

卷一

定住齋

奏議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備取士劄子

請養賢劄子

乞買張氏狀

再論新法疏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新法疏

詳京西提刑奏狀



程子詳本卷十七目錄

明道先生文

書

定性書

奏議

上殿劄子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養賢劄子

乞留張載狀

再論新法疏

論王霸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新法疏

辭京西提刑奏狀



論策

九序惟歌論

對策

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邵公墓誌

詩

和花菴

陳公廡園修禊事席上賦

凌霄三峯

桃花菊

遊月陂

秋日偶成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盆荷

草堂



程子詳本卷十七

明道先生文

書

定性書

橫渠先生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先生以書對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

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

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

二本則又惡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

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程子語本 卷十一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

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程子語本 卷十一 七 明文



奏議按明道奏議平鋪事理微少精光伊川訓釋反覆叮嚀說過又說觀以儒者之義不可繩以文人之文

上殿劄子

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

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伯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審擇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

以爲玉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能充其道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



程子詳本 卷十七  
可以有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  
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今  
將校千古深錮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  
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  
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獨  
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  
質義而行，則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  
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

將大有爲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  
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  
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  
廉恥之行，刑繁而姦不止，官冗而才不足者，此蓋  
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勵勸養之使然  
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  
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



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道德業充滿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按有賢大臣便可使之典領正謂此大臣難得如當時韓富馬呂猶庶幾焉若在他時必多阻撓摧折

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按養才在得師最得本原惟是能擇師者何人非賢宰相則賢宗伯而能拔賢相賢宗伯者又必之誰乎先生



論治天下之道當以此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  
 為本其他姑未詳計  
 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  
 役凡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  
 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學及州郡  
 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學縣  
 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  
 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  
 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  
 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

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  
 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  
 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  
 於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才  
 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  
 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  
 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  
 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  
 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



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按本意欲純任教師長不得先以法繩之儻繩師長之人又未必奉公則法窮矣總貴於先得賢相而後可議治法

可興教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竝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



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畱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仁義道德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

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寢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帝王之道。莫尚於此。

◎◎論養賢劄子

議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臣歷



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

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

○論十事劄子

師傅

六官

經界

鄉黨

山澤分數

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



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至乎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

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爲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一師傅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



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二六官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貧者流離。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三經界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

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鄣遂。以相聯屬。統治故百姓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者也。四鄉黨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也。五貢士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寧免大患。



乎六兵役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者也。七民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民無苦困。今京

師浮民數逾百萬觀其窮苦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八四民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



物亦已耗竭。將若之何。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庶乎有變通長久之勢也。山澤九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故財用易給。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分數十此十者。臣特論其大端。以見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

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若迂踈無用之說哉。

按先生定君志。辨王伯。以及修學養賢十事。諸劄。固從來制治之原。亦爲神宗王安石對證發藥也。安石挾私智。急功利。故以誠行仁義正之。安石務立法度。不計人才。故以培養之道正之。皆救時之良方也。皆正治也。不知孔孟於此。或更有從治之方否乎。然而難言也。當時神宗志



將有爲方擇良相不屬安石必屬先生先生之意務先定君志定之以中正仁義安石亦見及此務先定君志定之以富國強兵富強非不是也恨不以仁義爲富強也於是神宗卒迂此而便彼馴至民困國削雖伯業敢望其萬一哉是故安石進先生退微獨宋室興衰實宋以後千百載治道升降之大關也視文中子之不及遇唐太宗可惜尤甚焉

乞畱張載狀

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在明州推勘畱振公事竊聞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不當爲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



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論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覲。未蒙施行。臣竊謂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叶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必

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伏望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



言早賜施行

○再論新法疏

乞降責

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時未順地震

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

辭京西提刑奏狀

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寔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唯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已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嘗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



陋智識闊疎。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隳廢職業。既以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恥。願就如或見利忘義。覲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況臺諫之任。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臣恐紀綱自此弛廢。臣強無狀。敢以死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謫荒陬。實所甘分。

### 論策

九叙惟歌論 節畧

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竝用焉。然穀者。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

對策 節畧

開元祕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



聖人之心鬱而不顯，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如納災異賦役焉。其間書侵者三十七，伐者二百四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先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往往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

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用是也。禘郊之議，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畧而不解。公穀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爾陸氏之學，獨能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亂明上下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



者矣。書次于郎言，非有俟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信次止者矣。發言侵言，伐例則曰無名行師，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畧之言，賊害之語矣。且取邑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之淺矣。其餘稱將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家，遠甚。

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邵先生疾終於家，洛之

人吊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按伯淳平日愛康節之所長，伊川未免譏其所偏，如臨危問所學無事，否答晁以道書三十年無一字及數，皆有不滿意，故康節先生生於祥符辛亥，屬墓誌於伯淳，可謂相知矣。先生之名，堯夫其字也。娶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



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

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



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

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按褒美所至不遺不溢絕有斟酌

先生有書六十卷，名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慙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 程邵公墓誌

邵公，廣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死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



闕縣神陰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卽已成誦矣久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溫然及其有所不爲則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羣兒相與

狎弄歡笑跳梁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人哉皆老於學者之所難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頤亦以斯文爲已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



亦宜矣。吾兒其得氣之精一而數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言哉。

按先生自言體貼出天理二字。蓋前此聖賢多言天。亦間言理。未嘗合言之。合言之自明道始。如論道則云善惡皆天理。此於邵公之殤則以氣純而數促亦歸之天理。善惡之皆出於天理者。過之不及之。以至於極者也。合氣與數言天理。而併以其相反處為天理者。宜枉而枉。與宜正而正一也。嗚呼微哉。人生知此。故為道必不

墮於偏。而適逢不幸。則怨無可作。方透得。遜世不見是。而無悶之蘊奧。愚嘗有俚語云。惟仁者壽。為常理。顏跖相違。是偶然。常理得時。人不覺。偶然差處。怨蒼天。豈知差錯皆天道。還與尋常總一般。叅得此間消息透。幽然獨往百年寬。詞雖不文。田夫可以矢口而歌。學人可以一笑而破矣。

詩

和花菴

以下五言律共二首



得意卽爲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聽禽聲樂。閒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

陳公廨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凌霄三峯

以下七言律共六首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

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巔。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不比常花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畱金盞天偏與。漏泄春香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色改。一罇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閒相照。林下泉



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

盆荷

衡茅岑寂掩禪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動曉寒。不校蹄涔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草堂

寺在竹林之心其竹蓋將十頃。○七言絕句。

參差臺殿綠雲中。四面簷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仙居在碧琳宮。

程子詳本卷十七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論經筵第三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論冬至稱賀劄子  
 論開樂御宴奏狀  
 乞歸田里第一狀  
 乞歸田里第二狀  
 乞歸田里第三狀

程子詳本卷十八目錄

伊川先生文上

奏議

辭免館職狀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論經筵第一劄子  
論經筵第二劄子

論經筵第三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論冬至稱賀劄子  
論開樂御宴奏狀

上太皇太后書  
乞歸田里第一狀

乞歸田里第二狀  
乞歸田里第三狀



乞致仕第一狀

乞致仕第二狀

為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為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論序箴說類

顏子所好何學論

春秋傳序

四箴

有序

禘說

書

答楊時論西銘

答橫渠先生

與橫渠

答朱長文

與方元案手帖

答人示奏草

答呂進伯

與呂進伯

上河東帥

上富鄭公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



程子詳本卷十八 伊川先生文上

奏議

辭免館職狀

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竊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陛下取臣於畎畝之中，驟置經筵，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効，天下之所觀。



程子言本 卷十八  
瞞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  
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  
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  
爲無愧所言而非則臣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  
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  
於未受之前免煩回改成命如以臣昨  
已上殿只乞旨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

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  
之所以盛德由周公之輔養也周公輔成王幼而  
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  
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  
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  
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  
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



程子語本 卷十八  
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  
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當畱二人直  
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  
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  
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  
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  
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  
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  
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

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  
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  
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尚幼。未  
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  
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  
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劄子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

朴。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傳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劄子

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敬大臣、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竊思、

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體、只以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



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安得不以為重。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元年

臣愚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幾三十年矣。當英宗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頃者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遽有召命。禮君命召。不俟駕。一以奔走到闕。蒙恩授官。職方以義辭。遂

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寘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臣於斯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章再上。再命祇受。臣於是受命供職。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乃臣之心也。臣稟性朴直。言辭鄙



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勿主之道。莫備於周公。願陛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於近規。勿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休茲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此一事。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

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此乃一端耳。若止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



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  
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  
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  
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  
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  
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  
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  
止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  
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

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  
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  
天分全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尤非至論。夫聖莫  
聖於舜。而禹臯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  
虐。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  
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  
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  
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  
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



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況沖幼之君。閑邪拂  
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講。比  
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  
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  
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  
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  
講官。俾陳說道義。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  
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  
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乞

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當得一員獨對。開發  
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實爲至切。故周公輔成  
王。使伯禽與之處。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  
也。臣今欲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歲已下。  
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  
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  
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着看承。不得暫離。  
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  
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



程子言本 卷十八 九  
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  
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  
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  
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  
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  
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  
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  
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  
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

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  
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  
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  
汗。況主上氣體嫩弱。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  
也。祖宗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欲乞今後只於延  
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  
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  
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  
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



程子論本 卷十八  
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

不亦淺乎。道衰學廢。世俗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閑故也。陛下擢臣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方將著其說。以示學者。冀能傳於後世。不虞天



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聖鑒高明。必蒙照納。

論冬至稱賀劄子

伏惟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三喪之禮。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

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論開樂御宴奏狀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



樂純備。蓋求損益而漸至爾。祖宗故事。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失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累進狂言。未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身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

上太皇太后書

元祐二年

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歷觀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



程子語本 卷十八  
大而巳。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近年以來。士風益衰。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

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皆是坐講。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



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定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必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

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由今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周宣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主上春秋方富。



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使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辯乎。陛下儻以臣言爲是。願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

乞歸田里第一狀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勅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赴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

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蒙擢實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若臣原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却以朝官去。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豈義也哉。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

第二狀

臣獻賦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



薦蒙朝廷授官念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  
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  
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  
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  
歸田里

第三狀

竊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  
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  
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

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出逐朝廷  
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  
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  
臣是以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俞旨  
在臣義旣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  
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匱  
不如溫足顧讀書爲儒粗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  
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  
請敢忘天地之恩



乞致仕第一狀

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疊煩聖聽竊以朝廷特起臣於猷叡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竊恐朝廷顧惜事體既以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第二狀

臣白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再竭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陛下用賢之心至矣用人之意深矣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此者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釁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之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



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罪大矣。尚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已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太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尚當行於已。不見信於今。尚期信於後。安肯失禮。

害義自毀於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道學者所共知也。願陛下徧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煩瀆之罪。如以爲義。乞從臣請。

爲家君應詔上英宗皇帝書

爲政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謨。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



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行於天下乎。三者本也。發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則雖陛下勞心焦思。將安所施。歷觀前史。自古所稱賢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若曰。病求之之難。則人主之勢。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奉之以天下之力也。使存好賢之心。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乎。夫人君好賢。亦

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也。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陛下誠能專心好賢。孜孜不倦。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疏退之。自然天下嚮風。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旣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五而用。庸愚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



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  
疑惑。不反自以爲過乎。近日陛下不由言薦，擢范  
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子，  
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  
下自信勿疑。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  
尚愈於不求。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  
何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  
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揀擢爲意。  
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爲家君上神宗皇帝論薄葬書

秦漢而下，帝王鮮克保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獨魏  
文帝、唐太宗所傳嗣君，能盡孝道。爲之遠慮。至今  
安全，事迹昭然。存諸簡冊。嗚呼！二嗣君不苟爲崇  
侈，以徇己意。乃以安親爲心，可謂至孝矣。漢武之  
葬霍光，秉政闇於大體，奢侈過度。至使陵中不復  
容物。赤眉之亂，遂見發掘。識者謂赤眉之暴，無異  
光自爲之。自古以來，觀此明鑑，而不能行之者，無  
他。衆議難違，人情所迫耳。苟合常情，遂亡遠慮。是



乃厚於人情而薄於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終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指陳深切非所忍言。願陛下取而觀之。損抑至情深爲遠慮。奉承遺詔嚴飭有司。凡百規爲竝依魏文帝之制。冥器所須皆以瓦木爲之。金銀銅鐵珍寶奇異之物無得入壙。然後昭示遐邇。刊之金石。至於紈帛易朽之物亦能爲患於數百年之後。漢薄后陵是也。或曰山陵崇大雖使無藏安能信於後世。臣以爲不然。天下旣知之後世必知之。臣嘗遊秦中歷觀漢

唐諸陵無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傍居人尚能道當日儉素之事。此已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豈有陛下厚其親而臣反欲薄其君者乎。誠以厚於先帝無厚於此者也。

### 論序箴說類

####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



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

按自此以上俱本周子太極圖說

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行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

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

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以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程子言本 卷十一  
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詠、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

傳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四箴 并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今。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

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禘說

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



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圓丘，禰配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禧，順翼宣先嘗以禧禰之矣。介甫以爲不當禰，順以下禰可也。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禰。夫英雄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

按僖爲始祖，不禰是也。明堂配帝，豈人主槩得私尊其禰哉？惟古之契、稷、湯、文，乃應兼配。書

答楊時論西銘

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



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又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橫渠先生

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蹟、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餘能無過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察至此、故意屢

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明所照者如目所視纖微盡識之矣考

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爾能無差乎

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

口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為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

與橫渠

堯夫說先天圖、甚有理、今夜可試往聽之、

譚善心補遺云

見朱子語類

答朱長文

向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



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云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夫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非區

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善而已。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



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

與方元案手帖載近思錄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不可到也。或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貫續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路。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一 譚善心補遺曰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

二十五持帖惜皆不可見姑記朱說云

### 答人示奏草

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



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覲其有不忍之心而已。

答呂進伯

持法爲要。其來久矣。旣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

指爲狂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

與呂進伯

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陰。旣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象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上河東帥

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曰虜旣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旣一公雖未信而之之心已懈矣

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安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上富鄭公

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



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己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自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

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之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以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禁燬置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本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



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子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上。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禍患。所不遑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公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語難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

响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



道既不遇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  
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  
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  
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  
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  
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上文潞公求龍門菴地

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  
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

之所唐王龜構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  
頤雖不才亦能爲龍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  
美事可否俟命

程子詳本卷十八











